

可克达拉星光

■王振江 汪泽仁

新时代之歌

可克达拉的最后一场秋雨是在飞机落地后降下的，一整日雨后，新疆立冬了。

我们穿着军大衣踏上位于祖国西北角、靠近哈萨克斯坦的武警兵团总队某中队的一号哨位。眼前被雨水洗过的可克达拉空气清新，宁静安详。远处的天山之巅，几个世纪都未能消融的冰川千沟万壑、绵延起伏。深蓝色的夜空星光璀璨，像维吾尔族姑娘的眼睛凝望着哨兵。夜空之下，哨兵在守望。

维吾尔族大叔卡德尔是与中队比邻30多年的老邻居。今年年初，因为任务的需要，中队搬迁到了距离老营区30多公里外的可克达拉市郊。如今的老营区已是一片荒地，早已没了往日的模样。大叔家的院墙上靠着一把木质梯子，扶手和脚踏的位置都被磨得发亮。几十年来，大叔就是踩着它爬上爬下，和官兵隔着院墙打招呼。不管有什么事，大叔在房顶上喊一嗓子，很快就会得到战士们们的回应。

如今，营区空荡荡的，让大叔和大妈很不习惯。清晨鸡鸣的时候，大叔还是习以为常地爬上梯子，朝着营区凝望很久。他说，在老营区空荡荡的操场上，仿佛还能看见战士们列队训练的样子，仿佛还能听见他们响亮的口号声。这些记忆已经深入骨髓，难以忘却。

窗外的雨一直下着，卡德尔大叔抹着眼泪告诉我们，他收养的第一个孩子不慎掉入“渠渠”的时候，也是个雨天。中队官兵沿着水渠找了好久，才找到了孩子。孩子的离世，对两个老人来说跟天塌了一般。至今，那个孩子还是老两口心底的伤痛，每每提起，心中都如同针扎一般。

一阵都塔尔的音乐将大家带离了悲伤的氛围。大叔的女儿和外甥女为我们跳了一段地地道的维吾尔族舞蹈，大叔亲手做的抓饭、炸的馓子也冒着热气端了上来。知道我们要来，大叔起了个大早，杀了土鸡，和了面，买了水果，打了馐，还特意准备了维吾尔族小花帽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叔并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说：“只要是当兵的，就跟我的孩子一样。”

走出大叔家已经是晌午了，细雨扑面而来，让我想起滑过大叔脸庞的那一抹热泪，感伤中却又透着丝丝暖意。

夜幕可克达拉，爬上15米高的一号哨位，星光下年轻哨兵的身影深深定格在我心里。从他的哨位远眺，是可克达拉新城璀璨的灯光。他身后是一行醒目的标语：“执勤就是战斗，哨位就是战场”。可克达拉2015年新设市，是兵团人创建的第八座城市。据说，请的是

南方设计团队，规划得很好，但人口依然不多。

听着中队指导员苏志永的介绍，心中蓦然响起降央卓玛演唱的那首《草原之夜》。其中，有句耳熟能详的歌词，“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这首歌反映了当年兵团军垦战士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草原之夜》歌中的憧憬变成了绚丽多彩的现实，可克达拉真正改变了模样。这让每个到过这里的人都想去了解如今的可克达拉和她年轻一代建设者、守护者的故事。

站在一号哨位上，这种探索的愿望尤其强烈。

指导员小苏今年28岁，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都是成都人。不久前，他妻子来了趟可克达拉，原本听说可克达拉新设市，发展得很好，想来这里考公务员。可她待了几天还是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边远寂寞，笔试一结束，就回去了。

学指挥出身的小苏能写会画，他带着战士在新营区用石膏雕出了一个小号，还有一尊双手托举起军旗的雕塑。陪同采访的老班长告诉我们，老营房那面墙上的主题画“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就是指导员的画，原本以为一年之后才会移防，但是没想到一纸命令要求两天之内搬离。到了新营区后，他又着手设计这两个雕塑。那个小号，是指导员去井冈山时看到的，他说这意味着一声号令即刻出发。双手托举军旗，表达坚定的信念。老班长提到一个感人的细节，常有一些比较淘气的战士对指导员说，“让我去雕刻手的细节吧”。年轻的战士们这样反反复复地修改，使得雕塑呈现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就差上色了。“手要古铜色的质感，军旗要火红火红的”等雕塑落成，当可克达拉第一缕阳光照进营区时，站在一号哨位上的战士一定能第一眼看到45度朝向天空的小号和那双古铜大手托举的火红军旗。

和这里的战士聊天，你会发现，他们有句口头禅“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哨位，这是最好的班长……起初听到这样的话，总是让人瞬间迟疑。可站在一号哨位上，你会突然明白，战士们是从平淡中发现了美，从苦中品出了甜，从平凡中感受到了荣光。他们一日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上哨，就是在两块两个足球场面积的场地上进行勤务课目训练。记得有个上等兵说，他最喜欢看军报上有关武器装备的版，他觉得很带劲。听到这话，有个老兵善意地笑了。我觉得，我懂这位上等兵，那是他心中激荡起渴望光荣的心。哪个士兵不希望自己像一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射向来犯之敌？这些年，我们编发过很多士兵的故事，他们中有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仪仗兵、有在国际比武赛场

上为军旗添彩的特种兵，甚至有些是女坦克手、女伞降兵。与他们相比，这个中队战士的岗位可能看起来太普通了。他们何尝不希望驾驶战机遇航万里海天、操纵战舰劈波斩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个以武装看守勤务任务为主的中队，连续18年都是武警兵团总队的标兵单位，5次荣立集体二等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多年是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也是在不久前，年终考核在即，中队有几个义务兵射击没有达到优秀，训练处长出身的支队长来指导了七八天，最后中队考核成绩总评优秀……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这样的普通官兵在默默坚守。

一路向东，踏歌而行。翻越天山，上果子沟大桥，过赛里木湖隧道，看风雪新疆。其实，无论立冬不立冬，这里的积雪似乎一年四季都没有消融过。就像我们接下来的采访对象努尔艾力、王骁一样，在追梦的路上，无论努力后的结局如何，他们都坚持不懈；无论面对多大挑战，他们都信念不变。那平凡中闪耀着的不平凡最打动人，在祖国最偏远的地方，他们的故事很难不让人感动。

努尔艾力是一名维吾尔族战士，身形宽厚，目光对视的那一刹那，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他在草原上骑马驰骋的威武样子。他今年被武警兵团总队评选为“五好士官”。跟他的交流很顺畅，他普通话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话语里透着真诚，说得最多的是部队很好、战友很亲。“妈妈说，我是她的骄傲！”话音未落，小伙子脸上露出了红晕，他害羞了，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定位在优秀的位置上，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

刚刚接受采访时脑门还紧张冒汗的战士王骁，一到训练场如猛虎下山。说好只是做一个单杠四练习，可他脚刚落地，嘴角上扬，蹦出一句响亮的“接着来个五练习”，完全没有有了刚才的拘谨。他是武警兵团总队认证的“金哨”教员，所以，在训练场上他有理由骄傲。这是他的主场，更是他的战场。他是支队训练场上的一把标尺，成就了很多人。有的转了士官入了党，有的学了技术提了干，这些战士的成长故事，他如数家珍。而对自己的成长进步，他似乎不那么在意。明知道第二年要提干，他却因为部队任务需要主动离开战斗班班长岗位，去教导队当了专职教员。部队训练水平提高了，他自己却不符合提干条件了。这些动人的故事让我们的眼眶再次湿润……

夜深了，可克达拉星空闪烁，许多战士依然伴着伊犁河的涛声在各自的哨位上执勤……他们站得笔直，他们站立的地方就是最美的边疆。

一个普通的武警中队，一群普通的军人，筑起祖国大好河山的钢铁长城，保卫着边疆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个人的脚印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从秦川村落踽踽学步到青藏高原戎装出发，脚印记录下他春日的稚嫩、夏日的活力、秋日的成熟……在我先前的想象中，脚印有时会像春花，留下一地美丽；有时会像秋雨，留下一片风霜。可在他的想象中，脚印是可可西里的红柳，留下中国军人的赤诚；脚印是唐古拉山的车辙，留下高原汽车兵的执着。

于是，在北京万寿路28号，我与王宗仁老师的话题围绕青藏高原聊开了。61年前，他还是汽车团新兵；61年后，他仍情系高原，用笔架起一座心桥，续写闯荡“生命禁区”的军魂。从他脸上，我看到了“昆仑之子”岁月风霜的印痕；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高原老兵的一往情深。

—

那是格尔木吗？他第一次驾驶军用车，在“南上拉萨、北去敦煌、西往茫崖、东到兰州”的路牌前，从脚踩油门的那一刻起，长约2000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公路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他笔下，“飞雪和冰凌在方向盘上交汇，山路和戈壁在掌心重叠”。此时，我眼前浮现出一位穿着满是油污的旧军袄，驾着德国二战时的旧卡车的年轻军人，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恶劣条件下，渴了吃一口雪、饿了啃一块冻馒头、困了歪在椅背上打个盹，手冻得像馒头似的，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热水澡……在他心里：苦，是一种人生滋味；乐，也是一种人生滋味，将两种滋味融合到一起，就是与命运的顽强抗争，就是充满诗意的生活。

他回忆说，那是一台上世纪40年代的老爷车，没有电瓶，没有马达。每天清晨，冒着严寒走出屋门的头一件事就是拾干柴烤车，一烤就是一个多小时，否则车子一发动，管子就可能憋断了。有时找不到柴火，他们不得不挖红柳根。一次，他和战友实在找不到可烧的东西了，就把棉军衣内里的棉絮撕下来点燃了。后来，他将这段往事写成故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村里乡亲听到王宗仁的名字，便告诉了他的老母亲。母亲心疼儿子，连夜赶做了一件棉背心，让父亲寄给千里之外的他，可很长时间他都舍不得穿。

这就是当年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真实写照。苦吗？苦！难吗？难！累吗？累！然而，透过青藏高原恶劣的天气，他感悟的却是心中的万里晴空。

“剑钧，你知道没修青藏公路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他不待我回答就接着说，“我军第一次进藏，在唐古拉山整整走了22天，才翻过大雪山；到了藏北那曲，又走了半个月才到达拉萨。自从有了青藏公路，有了高原汽车兵，我们的战士和民工再也不用赶着骆驼、牦牛、骡马每次往返半年运输进藏物资了，再也不用靠酥油灯照明了，再也不用靠烽燧传递信息了。但在这背后，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汽车兵每天承受着生与死的考验？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忘记他们，我要用笔记录下来，以告慰无数英烈的在天之灵。”

二

那是唐古拉山吗？青藏高原7年的

青藏高原的脚印

■

剑

钧

三

那是梦中的青藏高原吗？王宗仁老师的高原情结一直让我深深感动着。他将青藏高原视为他文学创作的福地，看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他1958年从军走进青藏高原，当了7年汽车兵后被调到原总后勤部。他先后做过新闻干事、创作员、创作室主任，并逐步成长为当代散文家。他声称自己虽在北京，心却一刻都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没有离开高原汽车兵。

在《藏地兵书》获奖时，他道出了对青藏高原的情缘：“当我把生命融入那个海拔的高度时，我觉得自己是属于那块高地的一部分！”

去年年末，我曾向王宗仁老师约稿，他在其中的一篇《唐古拉山夜灯》中写道：“藏北的夜/空寂/无人/我睁大眼睛的双眼/寻找光源/远方的远处有一粒亮光/把暗夜撞疼/我朝它走去/它离我越来越近/放大的美丽/我知道那是兵站的夜灯/专为四野的夜行人亮着的夜灯/冬夜已闭上眼睛/它亮着”。读到这里，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何等动人的情怀，这是何等深邃的意境。

他至今仍不改在青藏高原形成的写作习惯，每当清晨六点，他书房的灯会准时亮起来。他说，当年开一天车，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保养完车辆，夜幕降临了，战友休息了，他却将驾驶室当成了写作间。打开工作灯照明，写到夜里12点。雪域高原万籁俱静，仿佛只有想象中的文学女神陪伴着他……

来京后的50多年间，他数不清有多少次重走青藏公路，有多少次泪洒高原兵站。

他要回昆仑山去，那里掩埋着700多名军人的遗骨；他要回可可西里去，那里有跪拜的藏羚羊在无声呼唤；他要回格尔木去，那里有和野狼一道倒下去的藏族老人；他要回巴颜喀拉山去，那里有开着军车倒在叛匪枪口下的18岁战友……

每一次回去，他都把情感甚至生命交付给青藏高原，都要默默为逝去的同志献一束花。是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将幸福的阳光洒向了共和国的高山、田野与江河……迄今，他创作的600多万作品，出版的40多部书，大多与青藏高原和汽车兵有关，他用手中文丈量着祖国版图中那片神奇又神圣的土地，他也将文学的脚印坚实地留在了那博大而又美丽的青藏高原上。

故乡的云

■慕佩洲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北方的秋意已深，草木都在迎接生命的又一个轮回，燕雀南飞，啁啾仿佛仿佛在呼唤南方的暖阳。绚烂的秋景中，我独爱云。抬头望天，朵朵大朵的白云将蓝宝石色的天空点缀得精彩纷呈，一种犹如湖水般澄澈的错觉迎面扑来。恍惚间，抬头看云的感觉似曾相识：儿时的我也喜欢看云。这片云在不经意间飘进我的思绪，将我召唤回了童年。

我的家乡是胶东海边的一座小城，温暖潮湿的海风殷勤地与空气拥抱，在湛蓝纯净的天空下，变幻出形态各异的美丽云彩，引得我时时流连于那一帧帧美丽的瞬间。我最爱看云，因为它总在变幻美妙的身姿，好似儿时看过的童话中的仙女，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爱慕与向往；我最爱看云，它更像是奥妙世界的缩影，奇妙地孕育出雷、雨、雪。那是大自然赠予的美丽，启迪着我最初对美的追寻与想象；有时一朵朵云像座座仙山，联结成梦幻般的层峦叠嶂；有时像母亲

灵感。在那里，一代又一代汽车兵，一年又一年默默奉献着最好的年华和最美的青春。他们顶着雨雪冰雹穿行于生命禁区，闯过死亡地带，用生命传承着军人的光荣传统，用血肉之躯诠释着军人的神圣使命。他以此创作的《藏地兵书》，曾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藏羚羊跪拜》经央视《朗读者》节目播出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夜明星》《拉萨的天空》《女兵墓》等作品相继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当年他驾驶着军车，120次翻越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脉。旁观者看到的是千里冰封和满目荒凉，他看到的却是大气磅礴和壮美风光。沿途，他欣赏到一幅幅唯美画卷：敦煌石窟、日月山、青海湖、格尔木、不冻泉、昆仑山口、可可西里、纳木错湖、长江源、拉萨河、布达拉宫……这一道道令人神往的风景线在他踏着油门的脚下，一次次风驰电掣般闪过。在《走进西藏》一文中，他兴奋地写道：“走进西藏，也许你会发现理想；走进西藏，也许你能看见天堂。走进雪山，走进高原，就走向了太阳。”

—

那是梦中的青藏高原吗？王宗仁老师的高原情结一直让我深深感动着。他将青藏高原视为他文学创作的福地，看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他1958年从军走进青藏高原，当了7年汽车兵后被调到原总后勤部。他先后做过新闻干事、创作员、创作室主任，并逐步成长为当代散文家。他声称自己虽在北京，心却一刻都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没有离开高原汽车兵。

在《藏地兵书》获奖时，他道出了对青藏高原的情缘：“当我把生命融入那个海拔的高度时，我觉得自己是属于那块高地的一部分！”

去年年末，我曾向王宗仁老师约稿，他在其中的一篇《唐古拉山夜灯》中写道：“藏北的夜/空寂/无人/我睁大眼睛的双眼/寻找光源/远方的远处有一粒亮光/把暗夜撞疼/我朝它走去/它离我越来越近/放大的美丽/我知道那是兵站的夜灯/专为四野的夜行人亮着的夜灯/冬夜已闭上眼睛/它亮着”。读到这里，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何等动人的情怀，这是何等深邃的意境。

他至今仍不改在青藏高原形成的写作习惯，每当清晨六点，他书房的灯会准时亮起来。他说，当年开一天车，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保养完车辆，夜幕降临了，战友休息了，他却将驾驶室当成了写作间。打开工作灯照明，写到夜里12点。雪域高原万籁俱静，仿佛只有想象中的文学女神陪伴着他……

来京后的50多年间，他数不清有多少次重走青藏公路，有多少次泪洒高原兵站。

他要回昆仑山去，那里掩埋着700多名军人的遗骨；他要回可可西里去，那里有跪拜的藏羚羊在无声呼唤；他要回格尔木去，那里有和野狼一道倒下去的藏族老人；他要回巴颜喀拉山去，那里有开着军车倒在叛匪枪口下的18岁战友……

每一次回去，他都把情感甚至生命交付给青藏高原，都要默默为逝去的同志献一束花。是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将幸福的阳光洒向了共和国的高山、田野与江河……迄今，他创作的600多万作品，出版的40多部书，大多与青藏高原和汽车兵有关，他用手中文丈量着祖国版图中那片神奇又神圣的土地，他也将文学的脚印坚实地留在了那博大而又美丽的青藏高原上。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方志敏故居

■纳兰

我从你自拟的对联中找到一条通往你内心世界的精神之路我读出了你的志趣和理想你的心头所好是奇书、骏马和佳山水奇书源源不断给你提供精神上的养分你本身也是一匹骏马策马奔腾在“可爱的中国”你对佳山水的偏爱透出一股仁者之风范智者之气度你喜欢青松、翠竹、高洁的梅兰那青松就是祖国充满生机的活力的颜色那高洁就是祖国的品性和气质你就是“佳山水”所孕育出的人中君子你发出“浩梅兰”般美丽的预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个预言，是对祖国母亲的信仰也是对祖国母亲的挚爱深情“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在你振聋发聩的呼喊中你所期待的“那时”已经逐渐变成此时

献给黄河

■彭流萍

今夜，清风如水明月如霜
当有人抖落内心深处
滚烫而纯洁的珍珠
等同将命运交给了你
而他胜过爱自己千万倍的祖国
我用河水擦亮火一般的眼睛——
滚滚波浪从我眼中拂过

当最小的那个儿子——我
扛起彩虹走过你喧哗的入口
肩上流动的山脉九曲十八弯
弯是求变，弯是豁达
弯是容纳和宽广
弯是幽深，弯是旋转与对垒
弯是天堑
弯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动力
弯是特征
弯是博弈
弯是象形
弯弯曲曲，曲曲弯弯
坎坎坷坷，坷坷坎坎
能伸能屈，能屈能伸
多么像，我风风火火
荡气回肠的祖国



女兵(中国画)

李金朵 詹清雨作



长征

第4699期